

运/河/物/语

# 白马湖诗情

■赵长宝

我出生在白马湖边的小村里,在她的怀抱喝着水生活15年,也直观地感受着她秀丽的风景。

白马湖古称马濼湖,是邗沟古道的一部分,是沟通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,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赋予这片沃土以厚重的底蕴和积淀。风景秀丽的白马湖,位于高邮湖之北、洪泽湖之东南,备受厚重亲情的润泽,备受淮扬文化的浸润。这里是积淀乡土文化的沃土,是传承多元文化的纽带,文化历史源远流长。这里曾备受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、名士豪侠的关注,留下了许多较有影响、赞美白马湖的诗词歌赋。三国时期,司马懿派大将邓艾在白马湖戍守屯田,以抵御孙权和刘备的侵扰。当时有一首歌谣《屯田歌》在士兵中广为流传:“吴米香、蜀禾甘。芝麻扁、豌豆圆。”这首歌谣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士兵们戍边耕作、歌声飞扬的情景,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白马湖地肥土沃、物产富饶的真

实境况。隋炀帝运河观景、扬州赏花,曾在淮安设有两处行宫。隋炀帝杨广离开行宫过淮河时作《早渡淮》:“平淮既森森,晓雾复霏霏。淮甸未分色,浊洪共晨晖。晴霞转孤屿,锦帆处长圻。”杨广的诗,直观道出了白马湖地区的晓雾晨晖、锦帆翠岛,水阔草绿、天水一色尽展眼前,自然景观呼之欲出、一览无余。而在唐代刘禹锡笔下,白马湖则另有一番景象。他在长诗《采菱行》中是这样描写白马湖的:“白马湖平秋日光,紫菱如锦彩鸾翔。舟游女满中央,采菱不顾马上郎。”这是一首相和诗歌,更兼白话入诗,民歌风味十足,显然是作者在学习了当地俚词小调的基础上,结合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形锻造而成,其风格上追五代,直逼汉魏,格律工整,清新自然,读来平易近人,是一种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风格……优美的歌词,美妙的歌声,和采菱女靓丽的身影交织在一起,多么动人。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刺也曾游历

过白马湖,留有《过白马湖》,诗中描绘的是满湖的芦苇、满湖的菱草、满湖的鱼虾,还有艘艘渔船、盏盏渔灯,自然与人文在这里得到升华。明末宝应才子郑正中写有《白马湖》诗:“白马湖中霜月铺,渔舟泄泄倚葭芦。网来巨蟹脂如玉,愿向君王乞此湖。”这样的诗句,令人心醉。我们仿佛听到那首多情的乐府民歌《西洲曲》,看到那位采莲少女的情影,感觉到她那“春风知我意,吹梦到西洲”的心曲。白马湖就是那位痴情少女梦中的西洲。

河道弯弯,重重叠叠的深绿,把人带进一幅又一幅绝妙的画里。天空是一张宣纸,翻开一页又一页,连绵不绝。轻飘的几朵云,蘸着时光的墨汁,随风摇曳,一点一滴扑打在生命的底片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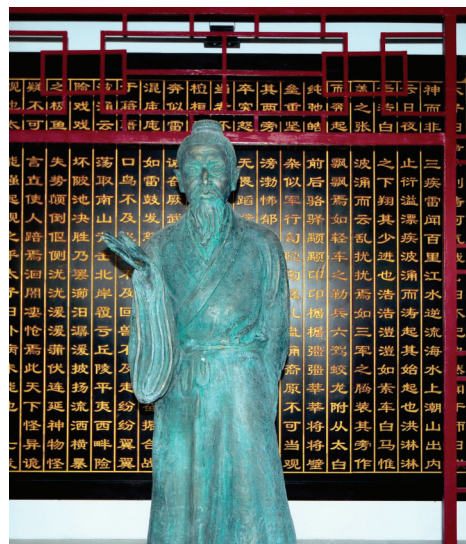
记忆仍是这样清晰,从城内的楼房,到乡村的小屋,只要轻轻地念叨一个名字,就有可能点燃一个绵长的故事。推开窗户,

与静静的湖水对视,深情的眸子与怦然的心跳突然将我团团围住。

午夜,秋虫呢喃。空调的噪声,划破夜的宁静。白昼与黑夜,一幅书法作品的一面。时光是一幅不停旋转着的水墨。涩涩的风,载着我的梦夜游,看不清的水天交接处,一片空茫。如果整个天幕是一片浩瀚的湖泊,眼前这湖水就只是一个浅浅的笑靥。

我在湖边独步。天空,在漆黑里隆起它的穹顶。广袤的大地,万物次第沉睡。想象,越过千沟万壑,却走不过自己的天涯。我幻想着此刻会有鸟鸣,想着想着,自己都笑了。

不禁想起“白马湖平秋日光,渔歌引来马上郎”的诗句。是啊,平湖之恋是轻柔的、优美的,也许它正是白马湖一道很细微的波浪,这波浪又像笑靥,灵动而具美感。



枚乘雕像

■贺敬华 摄

考/证/链/接

## 仁慈医院的创办

■何永年

1898年,美国人家雅各受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遣来到清江浦,在石码头街南端、现和平路东端购地建屋,并建小礼堂一处。这是基督教在“南船北马”的通衢大道——清江浦布道的开始。笔者儿时启蒙学校便是1951年入学的类式小学(变化过程:教会礼堂一类式小学—石码头小学—市六中—现为淮安小学西校区)。

淮安人民当时过着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牛马生活,加上不懂卫生知识,健康水平极低,各种疾病流行猖獗,主要有:天花、疟疾、霍乱、斑疹伤寒、麻疹、黑热病、脑膜炎等。尤其是黑热病,给淮安人民带来的危害最大。

仁慈医院的创办人是美国信徒林嘉美医生。他受美国教会派遣而来,从镇江包一船,沿运河而上,三吊钱走了八天才到清江浦。他先在清江浦传教,并深入农村,往来于涟水、淮阴、淮安三县之间。1898年,林嘉美回到清江浦,继家雅各之后,建房十数间于老坝口鸡笼巷内(又称基隆巷,在娃娃井西侧),在原来门口建人字形小教堂一处,礼拜聚会,同时开设诊所。

初时就诊者寥寥无几,人们对林嘉美怀疑、害怕,认为“洋鬼子不会安什么好心”。但林嘉美以“慈善”为名,免费出诊,送药上门。当时恰逢清江浦流行疟疾,患者吃了他送上门的“金鸡纳霜”即行见效。不久,人们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陆续就诊,门诊人数稍增。

1906年,瘟疫流行,有800多难民患斑疹伤寒。林嘉美得地方士绅王叔相、王软阶、吴温叟、吴子良、闻漱泉、孙钱清等人鼎力相助,在铁心坝设立隔离病院,制止了该病的传染。

上述两件事,较大程度地改变了群众对教会医院的看法。林嘉美一则见时机成熟,二则原诊所地方低洼、狭小,不能开设病房以满足日益增多的病号需要,遂于1912年在十里长街东长街东圩门外水渡口东北方向,购买下徐福仁家坟地,而后破土建盖西式三层洋楼三幢、平房一百余间。院內为两进院落,北院是外侨住宅区,有林嘉美所住小洋楼一幢,南院是病房大楼和附礼拜堂的综合楼。在医院东面,教会还同时盖了敬业中学大楼。1913年,诊所迁入新址,正式命名“仁慈医院”。当时淮阴的名士多赠送匾额、对联。医院建立后,亦不复免费出诊、送药上门,开始收取费用和坐等求医。

水渡口有几个士绅曾极力反对林嘉美在此购地建屋,但终因势单力薄而无可奈何。然而,林嘉美也并不如意。在圩的东面拐角处,有一块地要价非常高,地主明显想借机捞一把。林嘉美只好放弃,在圈砌围墙时,不得不凹进一块。

1914年,美国人李如兰女士来仁慈医院任护士长,并开办护士学校,招收男女学员,学制四年,半工半读。

1915年,美国人钟爱华来到清江浦,任仁慈医院主治医师。医院在林嘉美住宅西面建一小楼给他居住。

人/物/春/秋

## 刘鹗故居

■施向平

刘鹗出生镇江,寄籍淮安,潜心创作了小说《老残游记》。《老残游记》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,流传甚广。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,对社会矛盾深度挖掘,尤其是他在书中描写了一些酷吏的形象,指出有时清官的昏庸并不比贪官好多少。这一点对清廷官场的批判是切中时弊、独具慧眼的,其描写技术受到胡适盛赞。“前有曹雪芹,后有刘铁云。”这句话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对《老残游记》和刘鹗的高度评价,凸显其文学地位。刘鹗不仅在文学上取得重大成就,在医学、水利、算术、音律、文物收藏等方面也颇有建树。刘鹗的一生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,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浸透了一个文化人的睿智和心血。

淮安刘鹗故居位于淮安西大街312号。故居大门朝西,大门匾额“刘鹗故居”为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所书。走进故居,只见房屋梁柱为木结构,外墙和围墙为青砖青灰砌建,内侧为白粉墙,围墙配以小青瓦花窗,屋面墙头、封头、屋脊用的是小青瓦。屋面墙配以木格花窗,室内为方砖或仿方砖地面;室外天井地面以片石拼砌,道路以小青砖或片石铺就;正厅前面辟一荷花池,池周以湖石装点。整个院内配以竹、梅、松柏、石榴、芭蕉和月季、芍药、牡丹等四季花木。

故居有东西两庭院。西院只有二进半,进门后面南三间堂屋陈列着刘氏世系图,刘鹗曾祖父母、祖父母的画像,刘鹗与其兄刘滑清的合影和刘鹗的部分

手稿、日记。橱内陈列着刘鹗曾经用过的木琴以及各式版本的《老残游记》。朝西有两间平房,刘鹗手书“抱残守缺斋”匾额高悬檐下,其笔迹刚劲有力;院内有一正屋,里面陈列着刘鹗的半身大理石雕塑。雕塑后面悬挂着松柏山水画,两边的对联为:“岭树横隐云作叶,山泉挂壁石生苔。”

东院面南为厅堂,即“画杉大厅”,是当年刘成忠父子待客会友的地方,厅堂内正中悬挂着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江苏省文史馆馆员、淮安人朱寿友题写的“画杉大厅”匾额,下面是刘鹗的全身画像,在画像两侧有两副称赞刘鹗的楹联。左右山墙布有12幅图画,形象地描绘了刘鹗一生的经历。

现在的刘鹗故居只有11间房屋,而原先的刘鹗故居是一个拥有140余间配套房屋组成的大宅院。淮安的许多文人名士对刘鹗故居作了精彩描写。原先的刘鹗宅院,正宅的大门对面,竖有一座大影壁,正中上方有一长方形的小匾,书有“凝祥”二字。正宅大门两边的墙,用水磨青砖、白灰嵌缝砌成。两扇黑大门,大门槛是一大块青石做的,比较高;对着大门是六扇白色屏门。在它的上方悬着一块书有“太史第”三个大字的匾,笔力雄浑,是味青公的手迹。左边白屏门上贴有一张书有“丹徒刘寓”四个字的红纸。过道上空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明灯,两边耳墙的下方两旁各放一条大门凳。紧靠大门的一间是门房,往西三间是轿厅。中间是个大院

子,地面是用方麻石铺的。院子里,正厅门口左右是一对白矾石飞出来的石鼓,上有三只狮子盘一个石球的浮雕,两扇黑漆门上各装一副铜环。

宅院内有画杉大厅。重檐飞甍,青砖黛瓦,兽头滴水,山墙檐口各有砖雕。厅内向南的一面是18扇高大长格扇,门槛较高,前卷后屏。中间竖的柁梁绘有彩色图案,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正中大梁上挂着三个红漆描金的诰封盒子。画杉大厅后面的院子,东北和西南角各有一个小花圃,分别长了几棵美人蕉和一片凤尾竹。宅内有堂屋大楼,其中间是院子,由两层台阶进入走廊;正中八扇长格,东西两头房上部都是吊窗,中部是固定的三整张大玻璃窗,下部是窗台。东窗外有棵垂丝海棠,高达丈余,真可谓“三月花开满树红,霞光夕照云雾中”。树旁还有“风吹不响铃儿草,雨打无声鼓子花”条幅点缀其间。从东角门进去,便是花园。进入角门,便出现一条长廊,它是沿着坐西朝东五间水榭的外边延伸。

刘鹗宅院具有江南园林特色。这些,我们还可从《老残游记》中进行了解。“老残却一径拉到淮安城内。你道他亲戚是谁?原来就是老残的姊丈……住在淮安城内的勺湖边上……却说老残的家,本也寄居在他姊丈的东面,也是一个花园的样子。进了角门有大荷花池,池子北面是所船房,名曰‘海渡杯’。池子东面也是个船房——面前一棵紫藤,三月开花,半城都香——名曰‘银汉浮槎’;池子西面

是一派五间的水榭,名曰‘秋梦轩’。海渡杯北面,有一堂太湖石,三间蝴蝶厅,厅后便是他的家眷住了。老残平常便住在秋梦轩里面,无事时,或在海渡杯里着棋,或在银汉浮槎里垂钓,倒也安闲自在。”“这勺湖不过城内西北角一个湖,风景倒十分可爱。湖中有个大悲阁,四面皆水;南面一道板桥有数十丈长,红栏围护;湖西便是城墙。城外帆樯林立,往来不断。到了薄暮时候,女墙上露出一角风帆,挂着通红的夕阳,煞是入画。”

通过阅读《老残游记》的这段描写,人们对刘鹗故居会有更加深刻的了解,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
自刘鹗父子怨公死后,刘鹗本人又于1908年6月因所谓叛国罪而被当时的两江总督拘捕,并流放新疆伊犁,刘家很快就开始衰败了。宅院有的卖给别姓,有的逐渐倒塌。20世纪70年代刘鹗长子宽广死后,刘鹗故居的残房就由淮安房产公司代管了。随着改革开放,淮安市(现为淮安)政府于1987年整修了存留的11间房屋,也就是现在的刘鹗故居。从修复后的刘鹗故居,可窥见刘鹗故居当年的风采。

刘鹗故居,是晚清具有代表性的豪门大宅,具有江南的园林风格,在淮安城是屈指可数的私家宅院,代表了当时淮安的文明。它的衰败,见证了刘鹗在仕途上的没落。然而,刘鹗在文学上的成就和治水等其他方面的成就,却经久不衰,远远超出人们对刘鹗宅院的记忆。